

梁凤仪： 书写香港人70年的故事

文 一

香港作家梁凤仪日前携她的新书《我们的故事之乱世佳人——1949至1950年香港故事》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与读者见面。

梁凤仪博士亦商亦文，在文艺界及商界均创造了很多奇迹。她的作品，不仅为海外读者所追捧，也受到了大陆读者的喜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小说是梁凤仪沉寂许久后重出江湖的转型之作，这部作品不同于梁凤仪以往所写的财经小说，而被称之为历史社会小说。“乱世佳人”是梁凤仪《我们的故事》三部曲的第一部，它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49年到1959年间，以女主人公桂雨心的人生经历为线，贯穿起一个家族、两组爱情，更从一个侧面映射了当时整个香港乃至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面貌。可以说，它是作者沉潜多年后的厚积薄发之作，传达了梁凤仪对个人、对香港、对中国历史的深沉回忆与思索，更寄托了她对事业、爱情、人性，对真善美的理解与参悟。整部作品带有梁凤仪本人及其家族历史轨迹的印痕，将大历史与小细节交叉，故事场景、叙事时间变幻交错，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文笔持重，透露出严肃的写作态度。

这部小说不仅给读者带来文学的享受，更使读者了解历史，洞察将来，关照当下的香港。

梁凤仪说，从我创作小说开始，我就有一个心愿，要以1949年我的出生年，也是新中国成立开始一直到香港回归20年的香港历史作为背景，写一个政治爱情系列小说《我们的故事》，也就是说我们香港人这70年的故事。这个愿望到了两年前，我足龄63岁，我知道再没办法拖延了，创作也需要很大的体力、魄力和耐力才能应付。于是我在两年前下决心做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把上市公司的控股权卖掉，退出营运的岗位，准备专心创作。第二件是在全国媒体面前宣布我要写这个香港历史为背景的政治爱情小说，目的是要给自己压力，非写不可。

梁凤仪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主修中国历史，教导她的史学老师都有同一的理论，历史是教我们做人做事的最好教科书，对与错、成与败，其中的奥妙应该学习、重温、警惕、仿效，那么人生才有进步，才会更好。她的博士论文是《晚清小说的思想传播功能》，所以，她希望把枯燥的历史放在有血有泪的小说之中达到文以载道的目的。

梁凤仪把写小说比作比女人怀孕，一旦决心生小孩，其实是心惊胆战的，特别是高龄产妇，又特别已经停产十五年，怀孕之后，有很多危险，要等到写完了最后一笔，才知道是否生下了一个五官端正的健康小孩，这才松了一口气。

她说，我这个高龄产妇在顺产了第一胎之后，还要继续冒险生产下去，还要多生几个，才能把1949年至2017年的香港人70年来的故事讲完。



长篇小说《野狐岭》表现西部传奇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雪漠长篇小说《野狐岭》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野狐岭》以解开骆驼消失之谜为线索，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笔法，讲述了一个发生于百年前的灵魂探险故事。与会的专家认为，作品具有饱满的生命情致和雄浑强大的力量，多种时间和空间的交汇，让小说艺术很有穿透力。作品把西部大地的神话气息、文化底蕴重新激活，重新建构，传导了一种西部大地人和自然相处、人和动物相处、人和灵魂相处的景观，其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深刻思考，超越了写实，走向了寓言化和象征化，显示了雪漠不断挑战自我的努力。

长篇小说《蓝天梦》关注环保

重庆市文学院主办的何佳环保题材长篇小说《蓝天梦》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蓝天梦》呼吁保护大气环境，小说描绘了一个曾经是人间仙境的山村仙云山，怎样在利欲熏心的“开发”下变成了人间地狱。作者通过小说告诉我们，如果人们再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人类将面临更加巨大的灾难。环境的病变，更重要的是物欲化时代人灵魂的病变。作品充满生命的质感和痛感，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何佳长期关注生态文明，直面环境保护重大主题。



儿童文学 迎来创意产业新浪潮

黄 盛



文学新观察

前段时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宣布正在筹备《超级笑鼠》的同名动画片，明年还可能制作出同名的动画大电影。这意味着这部晓玲叮当所作的童话系列开始以产业化的姿态出现在市场上。今年成立的曹文轩儿童艺术中心，介入影视、培训、手游、书刊互动等全版权运营。此外，如热销的“植物大战僵尸”系列、“赛亚号”系列丛书，是国内儿童文学出版市场发展局面的一个投影。围绕着“作品”打造的图书出版、影视、动漫、戏剧、游戏是少儿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容之一，另外，还包括电子书、点读笔等亚产品以及以著名文学形象、品牌打造的跨行业、跨艺术的附加产业和儿童主题公园、主题旅游等综合性产品。

“随着数字出版与文化创意产业这一全球性大潮的到来，如何将少儿出版及时地、有效地融入数字出版与文化创意产业之中，求新求变求进步，这已成为全体少儿出版人的战略性课题，谁也无法绕开它。”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先生说。

据业内人士统计，中国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有3亿多人，城市儿童消费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例已超过33%，占人口的比重约20%左右。而单6岁以下儿童的消费市场就将达到5000亿元左右的规模，甚至在高端市场占到90%以上的份额。“中国少儿文化创意产业无疑市场巨大，前景广阔，将是永远的朝阳产业。”王泉根说。

优质儿童文学为衍生文化产品提供有力支撑

眼下，“中国儿童文学市场正处于一个势头较好的多元化发展阶段，新媒体、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传统的儿童文学市场注入了更多新鲜元素及支持平台。”《意林·小文学》执行主编汤曼说。正是在衍生全方位文化产品的发展过程中，儿童文学得到深度开发，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条。但“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和载体，最为关键的还是内容，内容优质的儿童文学故事，可为后续的开发提供有力的支撑；创作内容不够优良，整个产业链就将缺乏核心和灵魂，难以深入地发展下去。”

中国首位迪士尼签约作家杨鹏先生也表示，“文学性强的童书无疑是其产业化首当其冲的链条。它相当于文化产业化的一颗种子，如果这颗种子的品质不够好或者没有，

会连锁反应地影响后面的所有链条。”他说道，2003年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时，他也是先立足于创作与编辑儿童读物，在《快乐星球》等原创图书畅销后，才逐步开始动画片创作。文学性的儿童图书依旧是产业化、动画化无限生机主要基石，像近年来发行量较大的《装在口袋里的爸爸》、《幻想大王奇遇记》等童书，大多依靠扎实的文学基础和精彩的故事内容等形成“品牌图书”，从而带动相关产业运转。杨鹏说道，“但与外在包装、市场需求、广告植入相比，让它们运转的核心内容，首先是其内在的文学性，而优质的内容，必定是在文学性上强于竞争者的作品。我们在出版图书时应避免文学性土壤



的流失，避免作品档次的降低；中国动画因为文学性太低，还处在一个极其初级的阶段，往上进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另外，从《小王子》、《格林童话》、“哈利·波特”、迪士尼等儿童精品品牌对数代人经久不衰的影响力中，我们可以意识到儿童文学产业化的基础离不开品牌的建立，特别是我本土品牌的建立。“产业化发展不可盲目进行，探索需谨慎，需要拿出手的、过硬的作品。”汤曼说，目前市场上很多作品畅销一时，却很难持续下去，做不了几年就淡出市场，长期占据市场的多数还是国外的儿童文学名著或丛书。“引领市场的本土品牌是儿童文学的一种传播途径。”一个经典形象，一位作家的系列作品，可以影响几代人，如郑渊洁系列童话被誉为“适合全家所有人阅读”，其总印数已经超过亿，皮皮鲁、舒克和贝塔等文学形象也成为高附加值产业。“创作出适合本土的原创作品，让人记得住，叫得响，长久地在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以点带面，逐步拓展，完善一条产业链，衍生出一系列相关产品，这样的发展过程更为扎实顺利。”

需要长期稳步探索和尝试

王泉根认为，儿童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是“内容”，关键是“艺术形象”，国际上一切成功的文化创意产业，无不在品牌与形象上下足工夫，化大力气塑造一流的品牌、形象。汤曼也表示，“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品牌、艺术形象与高科技三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但艺术形象是第一位的，是产品开发的本质。”与世界儿童文学更加多样化、丰富化开掘相比，中国儿童文学的全方位产业链出现得较晚，虽然上个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曾出现过喜人的局面，但在市场细分与开拓不断、科技发展飞速的当今，儿童文学产业化发展并非一朝一夕，需要长期稳步地探索和尝试。

儿童文学市场势头越来越好，但“在创作和运营中还应保证作品的经典性、独特性。”汤曼称，比如在“查理九世”系列图书之后，瞬间涌现多部类似的冒险题材丛书，且纷纷赠送游戏卡。随着独特性的减弱，其传播和受欢迎程度也会大打折扣。“若想建立满足市场需求的产业，则要在充分解读读者的兴趣点上寻找市场空白，加入更多的创意元素，根据作品自身的读者群及特点，找到作品最契合读者兴趣点的的方式进行开发。”杨鹏也称，虽然自己做不少作品图书和儿童动画，但市场上儿童文化产业的“运营缺乏完整的产业链，产业链各个环节仍然是一盘散沙。”他告诉笔者，“要创作有广泛影响力的动画片，应在创作上符合动画创作的规律，要创新、要有深远的目光，在动画片运营方面，必须与实业相结合，尤其以网游业、玩具业、服装业、图书业为甚。在制定政策方面，要符合市场规律，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和设计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尽量杜绝可能产生动画腐败、违反市场规律的机制。一旦好的市场环境形成，优秀的动画片自然会出现，文化产业自然可以做好。”

此外，“少儿文化创意产业对于人才的要求更高、更全面、更专业。”王泉根认为，少儿文化创意产业的开发需要既熟悉把握儿童文学、幻想文学，又把握数字出版、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懂得创意设计、产业开发的人才。

“我们很期待有中国自己的《星球大战》、《变形金刚》，有自己的迪士尼，也能拍出《ET》这样的儿童片。”杨鹏说，希望中国本土的优秀产品能在本土的儿童消费市场上所向披靡。王泉根也表示，我们应该打开思路，放开手脚，张开双臂，“迎接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儿文化创意产业新浪潮的到来。”

一茎番薯叶

刘荒田（美国）

该是出于对异国罕见的家乡蔬菜的偏爱吧？每回在旧金山的菜店看到番薯叶，都不思量家里有没有菜，也不大顾及它新鲜不新鲜，贵不贵，抓起一捆，就去过磅。那天，在店里摆着的番薯叶，是刚刚送来的，水嫩水嫩，元气淋漓的绿，把周围所有的绿色植物——浅绿如春水的大白菜，老成而色地暗哑的花椰菜，剔透但不均匀的绿辣椒——都比下了。售货员是广东人，皮肤黧黑，可见曾长久经受南国烈日的暴晒。没客人时，她在店里捆菜，选水果，不但手脚麻利，而且动作带着对果蔬特别的感情。一问，果不出所料，从前是城郊的种菜专业户，以待弄塑料篷内的蔬菜为业。这一回，她一边收钱一边聊点家常，把这捆教我想起唐诗“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的植物放进塑料袋时，动情地说了一句：“喔，这么嫩，婴儿一般！”我重重地点头。然后，提起袋子，出门去。

“等一下。”好脾气的收银员唤我，带虚张声势的高声。我顿了顿，回头。收银员笑嘻嘻地说：“你漏掉的！”她指着磅台上的一茎番薯叶。我挥了挥手：“算了！”“不，可宝贵了！”我差点要说：“不够塞牙缝！”但她她异样的目光镇住，只好乖乖地回过头走，捡起番薯叶。她欣慰地笑着说：“这就对了，怎么能丢弃一个孩子……”

提着虽添了一茎叶子但绝不感觉到重量增加的袋子，在明媚的秋光里走路，兀自笑了。平生购物无数，可有如此小气的记录——为一茎叶子而回头？刚才在菜店门前，看到地上有一个闪亮的分币，却懒得弯腰捡起来，而这菜叶，断不值一分钱。

一路上，被这茎番薯叶感动着。想起岗头的土垄，一行行微型山脉上，透迤着的番薯叶子，它们起先被叫做苗，久了，变成枯老的藤，紧贴地面，须根伸进泥土。到接近收获时，藤也坚韧得可当绳子用。袋子里的番薯叶，刚刚长成苗便被割下来出卖，失去生产番薯的机会。庄子笔下的大树树，树干要

一百人才能合抱，树冠能覆盖一千头牛，全因为它不是优质木材。番薯叶的路向却与之相反。

是啊，怎能不珍惜这一茎呢？它是严冬突破雪地防线的春意，是光怪陆离的都市里一抹亮眼的生机，是故园篱竹上伸展的晨光。它，即便离开绿的集体，也没有失去尊严。它是婴儿，更不该遭遗弃。收银员教我，怎样寻找失落已久的田园血脉。



我的乡愁何在

叶延滨

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故乡的诗人是可疑的。这句话不像诗人说的，倒是像派出所的警察说的。然而我想，我也许是一个没有故乡的诗人。我的法定故乡是“哈尔滨”，因为我是在那个最北面的城市里出生的，但我不知道我与那个城市的任何一点联系，没有亲戚也没有门牌号。我是在一个军医院里出生，然后随军南下离开这个城市。记得前几年哈尔滨的电视台来采访我，做了一个电视专题，题目就叫：爱在他乡的日子。我是一个错把他乡当故乡的游子，我的乡愁与精神故乡是哪里呢？

在我一生中，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北京。我先是在这里读大学，然后在这里当教授，编《诗刊》，直至退休，20多年的经历，这个城市给我住房和户口本，也给我足够的机会和成就感。但是，生活得久了，仍有一种隔膜，不喜欢这座城市显摆的皇家气派，不喜欢这里处处摆出给人看的方正与规矩……也许只有北京才会产生这个词“北漂”？西安没有“西漂”，南京没有“南漂”。外来知识份子，为什么很难融入并自认为是一个北京人呢？

我常误认为是故乡，并且想到它们有一种故乡亲近的地方有大凉山的西昌和陕北延安。我随“下放”的母亲到西昌生活。那时的西昌，一座偏僻蛮荒的边城，在饥荒年代我在那里读完中学，我在那里体会到穷困、饥饿和歧视，同时寂寞的大凉山里也是我一生中读书最多的时光。

陕北插队对我的一生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那块黄土原上，认认真真当了4年农民和军马场的牧工，使我对自己有了一点信心，靠出苦力也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说，不再觉得有什么更可怕的事情了。这对于我来说几乎是认定为“故乡”的地方，陕北的一个小山庄，曹坪。我在那儿插过队，也那儿写过诗，如1980年发表在《诗刊》上的《干妈》，但这窑洞注定只能留在我的记忆里。多年前回陕北，妻子一定要去看我的旧居，到了跟前，只剩一孔窑洞，里边拴着一头驴。曾住在这孔窑洞里的两位老人已经过世了，两个矮矮的坟堆就在背后的山坳上，他们还守着自家的家。也许，这个破窑洞给予我的，就是这块高原能给我的，我才为它写了长诗《干妈》，将这孔窑洞保留在我的世界。知青点的生活虽苦，但还是一种降格的“城里人”过的日子，就是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干农民的生活，做城里人的梦。在这里和我一道生活过一年的知青，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朱毅力、王明镜、张桂兰、鄢小园、郭革、沈宁、范家辉、马德祥……他们当年的模样还记得起来。我们这一代人，与这个国家有几乎相同的年龄，骄傲者说是共和国同龄人，更多的是说我们是“老三届”，是“老插”。无论如何不可抹掉这个“插队”对一代人的影响。当时我到老两口家去，是今天的人不太好理解的理由：想彻底改变自己，就是既然不是城里人了，就做个真农民。我在那孔农民的窑洞里住了一年时间。作为一个在“文革”时期受歧视的“黑帮子女”，我十分感激这两个老人给我的一切，这在我一生中都不会忘记。长诗《干妈》，就是我这种生活情感的记录。

这两个地方给我更多的是“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的记忆，这些经历成为特殊的精神印记，让人难忘并且受用终生。但这些疼痛之地，能算作精神故乡吗？

我还没有答案，因此，我知道我是个游子……



全球汉语言文学奖启动

由全球汉语言文学奖理事会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的全球汉语言文学奖日前在京启动。该奖旨在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学的全球影响力，弥补中国文学在国际性影响的文学奖项设置方面的欠缺，促进全球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该奖每两年评选一届，就作家的综合成就评奖，每届评选一位获奖者，奖金为人民币100万元。本奖评奖范围为全球优秀汉语作家，包括国内（含港、澳、台地区）及海外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华人作家（包括网络作家）。本奖邀请中国作家协会及所属省市、行业作协主席、海外文学组织和团体负责人、各高校文学院院长、文学期刊主编、出版社社长和文学网站负责人、该奖终审评委进行推荐，在推荐人选中筛选出10位作家，提交由顶级作家、评论家、学者组成的终审委员会进行终审。